

德國現代短篇小說集

Eine kurze Seite
 Linsto mir mit den Enden
 Ahre, Pötel ganz erlösen,
 Auf's ich in eine Hand begreifen
 Ich weiß an schmerzhaftem



BLÄTTER
 FÜR DIFKINIST



Stiller

Chiffrenbuch

Frauen hatten den Mann, der sie geheiratet hat,
 für mindestens incompetent, wenn nicht für selbster-
 messer. Der wird seine Freunde haben. Jedenfalls steht
 fest, den Zettel ihr nichts, sagte und auch von ihr
 nicht gefragt wurde. Preley: sein 1927 getaner und
 ebenfalls kompetenter Bericht an Kajetan, der sich
 über was er überhaupt sehr offenkundig und garricht
 Chinesisch.



Böll

Die Erde will keinen
 kein Kopf anwerfen
 mit Regen und den
 die unehelichen Kissen



LEONHARD FRANK
 DIE MUTTER
 MIT 9 HOLZSCHNITTEN VON
 FRANK MAREEL

Das
 Glasperlen-
 spiel



Grünig Wan
 Klopffor Ein

Randspitze liegen
 in vom Himmel
 es blühen abels
 nun des Verder

Klingförs
 letzter
 Sommer
 Erzählungen
 von
 Hermann Hoffe
 Verlag Berlin



Die
 Blechtrommel



v. J. 11

Antonid Benn

max trisch

德國現代短篇小說集

Grundlage dieses Bandes
bildet die Anthologie
“Deutsche Erzählungen aus zwei Jahrzehnten”,
herausgegeben von W.R. Langenbucher,
unter Mitwirkung von Sigrid Kahle.

Die spezielle Auswahl für Hong Kong
und die Uebersetzung ins Chinesische besorgte
Bruce Lee u.a.

MING PAO DAILY NEWS CO., Hong Kong und
HORST ERDMANN VERLAG,
Tübingen/Deutschland und Basel/Schweiz.

一九六八年十月出版

德國現代短篇小說集

出版者：明報社

翻譯者：李宜培 湯新楣
韓春山 陸離

內文印刷者：建明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一號二樓

封面印製者：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定價：

精裝：港幣 九元

平裝：港幣 四元五角

德國文學在過去曾有不少翻譯成中文，哥德、席勒、尼采、海涅、湯馬士·曼、里爾克等大師的名字，為中國文學界所熟悉。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德國文學，迄今仍無任何介紹。本社出版這部「德國現代短篇小說集」可使華文讀者認識戰後德國文學的面貌。

序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短篇小說在德國盛極一時。有人稱戰後德國爲「被騙的一代」，就像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被稱爲「失落的一代」一樣，美國作家運用短篇小說寫美國「失落的一代」的景象，德國小說家也藉短篇小說來表現戰時及戰後的種種現象與心態。

尼齊屍體的旁邊，有人正唱着歌：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最有英雄氣概的是步兵。

瓦夫勒·包切特，是德國戰後的出色小說家，在「星期二那天」這篇小說中，寫了上面這幾句話。我們知道，海明威是美國「失落的一代」的代言人，而包切特就是德國「被騙的一代」的代言人。他們都從戰爭的惡夢中蘇醒過來。前者之「失落」，因爲戰爭、炮火、血腥、死亡換得來的是疲憊、破碎的心靈，是凋弊的社會與無意義的犧牲。而後者之感到「被騙」，是失落的心境以外，還加上深

重的罪孽感——是納粹主義以國家、民族、光榮、偉大等等漂亮的字眼所帶來的罪孽。納粹主義讓他們上戰場，又把他們送進絕望的深淵。海明威的一代與包切特的一代的共同特點：就是反戰。

「真是不應再有戰爭了。」包切特說。包切特戰後第一個發出了這樣的呼聲。反戰的作家當然不祇包切特一人。緊接着他的呼聲，表現這一代的心靈的是海力希·波爾。他以和平主義者的姿態，對於戰爭之荒謬與無意義，無情的加以揭露。在「戰後」這篇小說中，一個戰時的英雄，成為微不足道俘虜，被遣送回家鄉。把那軍階的徽章割下，來換取一些香烟屁股。他赤裸裸的宣示：所謂「光榮的戰士生活」，都是騙人的鬼話，是野心家的謊言。包切特和波爾，都曾親身經歷慘痛的戰士生活。波爾一九四五年入伍，戰後成為俘虜。包切特在德軍中備受迫害。（他一九四一年參軍，受了重傷，又以不受管教被囚，還被判處過死刑。）他於二十六歲英年即去世，正是因為戰時給納粹政府的秘密警察「蓋世太保」，用殘酷的刑罰所折磨之故。

戰後德國給盟軍佔領之下，開始有美國短篇小說以報章形式印行發售，只售五十個芬尼克（約合港幣五分）。上面有海明威、福克納的小說。上述兩位作家在技巧上都深受海明威的影響。文章簡潔、直截、粗獷。此外，海力希·波爾顯然也受到福克納的感染，他採用倒叙、內心獨白等等技巧。他筆下的人物，都是那些被棄置、受侵害的小人物。一反過去納粹所宣傳的「英雄」「超人」「鋼鐵意志」的教條觀念。

德國歷史上有過偉大的文學傳統，納粹主義出現後，把德國文學給毀了。甚至文字本身，也變成了納粹的御用工具。納粹政府規定文學必須表現「血與國家」的精神。任何帶有批評性的作品，或有

悲觀意識的，都認定「有毒素」，或指爲「猶太」色彩，要予以毀滅。他們公開焚燒書籍，很多一流的世界文學名著，都被查禁和燒燬。一九三四年的「浴血」大屠殺，知識分子大受迫害。德國作家面臨這樣的處境，「過去」與「將來」都被截斷了，有的祇是痛苦的「現在」。德國文學遭到極大的破壞，與世界文學的交流也遽而中斷。知識分子紛紛逃亡，那些沒能逃走的，也退隱到沉默的絕望之中。在納粹的恐怖政策下，絕少人敢公開說一句反抗的話。

戰時的所謂「健康的」、「堅強的」納粹文藝政策，戰後馬上遭到反抗，對於所謂「超人式」的人物，作家特別反感，似乎是必然的事。另一位德國作家韓斯·班達說：「美國短篇小說讓我們看到更複雜的人物，而不是納粹文學中的那些英雄、農夫，以及理想主義的、健壯的超人。」班達的短篇，也受了美國小說的影響，深入探討人性的內層，揭穿漂亮外衣下的虛偽。例如「朝聖」這一短篇，便是最好的證明。若在納粹觀點下，這種作品是不健康的，甚至是墮落的。但是，這恐怕就是真實的人生。

「我們從事寫作，並非因爲我們要成爲作家。我們寫作，是爲了加深警惕，因爲殘酷的戰爭曾給我們慘痛的教訓。」瓦夫底特律希·史怒勒曾經這樣說過。戰後德國作家深深感到過去納粹所造成的錯誤，目前的任務是如何避免重蹈覆轍。

當然也不是所有作家都如此。格爾特·蓋斯爾曾在戰時當飛行員，似乎較少受到戰爭的慘痛經驗。他並不屬於這一羣倡導反戰的和平人道主義者之中。本篇所收的「綠色的羚羊皮夾克」，是戰後德國小說家的另一面貌。

戰後的德國，經過一段時期的艱苦生涯，但很快就恢復繁榮，經濟重建的輝煌成就，使人們忘記了慘痛的過去。政府當然也不鼓勵人們去緬懷過去。然而，大多數作家的作品，還是以戰時及戰後的題材爲主要創作源泉。這些作品，讓人們不致完全爲當前的繁榮景象所矇蔽。關於描寫戰後那一段艱苦生涯，羅夫·史勒爾斯是其中之一，他的那篇「一個銀幣」便是戰後生活的一個寫照。遍體鱗傷的國土，廢置了的家園，戰爭遺留下來的寡婦與孤兒，心靈破碎的士兵如何重新適應日常生活，都是史勒爾斯創作的主要題材。

戰後的德國，作家負起了警世的任務。瓦夫底特律希·史怒勒，在一九四七年，與一羣友人創辦了一份雜誌，叫做「召喚」(Der Ruf)，以一八四八年革命及啓蒙運動的精神，宣揚自由民主及人道的社會主義思想。「召喚」後來被盟軍禁止出版，因爲它對盟軍也加以批評。雜誌雖然被封，但這些作家還是每年聚集一次，宣讀彼此的作品。該雜誌對德國文壇影響很大。緊接着「召喚」以後，在五十年代，又有一批作家，組成了「第四十七團」，成爲德國文壇最有影響力的文藝組合。幾乎所有文藝上的新浪潮，都自這個團體催生。作家們針對時弊，發表宣言和抗議書。整整二十年間，影響力直如長江巨浪，使德國文學重新獲得了新生命。戰後很多一流作家——海力希·波爾、根特·格拉斯(Guenther Grass)、依爾斯·愛幸柯、約翰納斯·卜柏羅斯基、烏威·約翰生(Uwe Johnson)，都曾是個集團的人物。

戰後德國文學的另一巨大影響，當推卡夫卡。卡夫卡原是布拉格德語社區猶太人，死於一九二三年，他的代表作「城堡」和「審判」死後纔出版。在三十年代，卡夫卡在英國、法國、瑞典引起深重

的反應。卡夫卡在納粹德國當然是受到禁止的，戰後的一九五一年，他的「審判」纔在德國重版印行，影响之大自不待言。卡夫卡是現代社會的異鄉人，他似乎預見了第二次大戰後的景象：集中營、極權統治、現代機械社會的猙獰面目，工業化社會下人類的悲慘處境。這些景象，四十多年後的今天都似乎一一應驗了。卡夫卡深刻地描寫了人類生活中的罪孽感。他聽見人類彼此相喚渴求交往而又無法相達的聲音。人類彼此的孤獨感是沒有辦法解救的。

西方社會的人，一有罪孽感，就想到宗教。海茵斯·里斯正是受卡夫卡所影响的現代德國作家之一。在「賭的人生」中，主人翁說：

「主啊，你不准我們自殺，你要我們一直負罪，以至你認為負夠了為止。」

又說：

「罪的問題實在是很難講的，我沒有害過任何人，為什麼要良心不安。」

這種罪孽感，與卡夫卡不同的是，卡夫卡並不以為罪是基督教觀念下的問題。罪是自生的，應然自存的，因此沒有救贖可言。這種卡夫卡悲觀主義色彩，瀰漫於戰後德國作家作品之中。上述的「戰後」，戰時英雄的兵士一變而為火車上的乘客，對過去的戰爭茫然不解。戰爭是罪，是一種疾病。又如本書所收的另一短篇，依爾斯·愛幸柯的「密件」，也有卡夫卡式的命運悲感，一個士兵給指定去執行的任務，而他自己卻無緣無故的牽連在死亡之中，象徵了人類本身那不可知的、任人擺佈的命運。

。又如約瑟馬丁·鮑爾那篇「尋求溫暖的人」，現代社會的小人物，在無人關顧、無所連結的大機構之中，去騙取人類的同情心，而大家捐錢來表示對受難者的關懷，但其間卻沒有熱與愛。這雖然是近於諷刺的幽默小說，但也涵寓了卡夫卡式的森然的悲哀之感。

德國小說，經過了一段時期接受外國影響之後，很快就接合了它過去自己偉大的源流，重新建立了德國文學的本色。德國的經典著作重行出版，為廣大讀者所歡迎。出版社到現在仍然是趕印着德國的經典作品，來滿足源源不絕的市場。歐洲本土的文學，在納粹期間與德國完全隔絕，短短幾年間，也湧入德國，填補了過去的真空——卡繆與沙特的存在主義、維珍尼亞·吳爾芙的新印象主義、普魯斯特的心理記憶、艾略脫與龐德的超國族精神及意象主義，一下子像潮水一般的湧進與歐洲其他國家的文學絕緣了好些年的德國。新的德國文學，現代的德國文學，在這種八方風雨會中洲的情勢下，勢必要產生出來的。

德國的新小說，以一九五二年依爾斯·愛幸柯的「鏡子的故事」為轉捩點。這篇小說運用了最新的技巧，所描述的現實，都是混亂的、重疊的，整個故事從各個角度繁複地反射出來，像謎語一般，等到一個謎語解答了另一謎語又告出現。人物的行動都沒有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女作家馬莉露依斯·卡瑟尼茲，她除運用海明威的技巧之外，間雜了情感的意象和心理分析。她那篇「胖孩子」，表面看來是寫實主義，但讀者會看得出來，那是一篇充滿象徵意義的作品。瓦夫底特律希·史怒勒的「失諧」，描劃柏林圍牆分裂以至整個德國的分裂下德國人的心境，運用時空交疊及心理描寫的手法，表現這個讓人困擾的政治問題。

大多數德國現代作家，都是出身於布爾喬亞家庭，受過大學教育。從事過編審、出版、電台電視評論或編導等工作，這些知識階層的作家，筆下的題材自是不可能出現勞工、工廠、或勞苦大眾的題材。德國批評家華爾特·詹士(Walter Jens)對於這種現象曾批評說：「西德作家的人物，都永遠在那裏渡假。」唯一的例外是麥斯·封格林，因為他曾在礦場工作，最後還受了傷。他的小說便都是有關礦工生活的。本書所收的「報喪」便是以礦工意外死亡為題材——「三條人命又算得什麼，」「在一般人的心中，它就跟塵土一樣平凡。」封格林的人物固然不是渡假，他自己顯然要藉着小說來表達他的社會道德感。他糾集了一批作家，要以新手法、新技巧，來描寫民主社會下的勞工生活，自動化、工業化之下的勞工處境，失業，和他們的政治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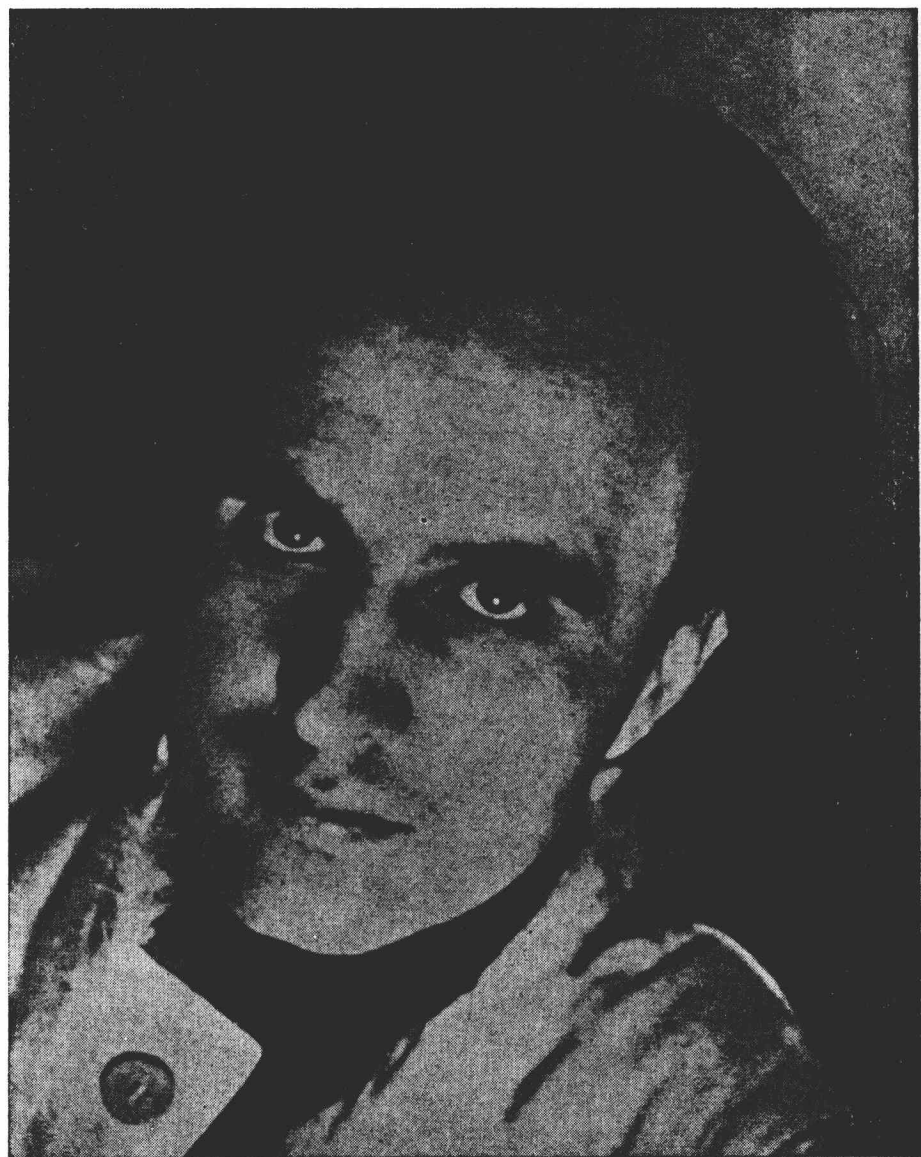
安娜·錫克荷斯，是本書裏唯一的東德作家。早在一九二八年就入德意志共黨，她在大學時曾研讀漢學。一九四七年返回東德，任東德作家協會的第一任會長。衆所周知，在共產國家，唯一的文學路線就是所謂「社會的寫實主義」，作家的唯一任務，就是為「無產階級服務」。「什麼可以寫，什麼不可以寫，」都由黨政當局來決定。在東德自然也不例外。但在一九六三年的捷克京城布拉格，曾召開過卡夫卡討論會，自此以後，捷克承認了這位「異鄉人」為他們的偉大作家。接着，自由的尺度也在東德稍為放寬。在過去，喬哀思、普魯斯特、卡夫卡都被禁止，但現在的東歐作家，運用內心獨白、潛意識描寫，倒叙手法等，這些在過去被斥為「墮落」的文學技巧，現在官方亦不加以干涉了。工人大眾也表示他們喜歡讀這樣的作品。

安娜·錫克荷斯在一九三三年被迫離開德國。因為她是被認為「反法西斯主義」及「猶太」的人

物之一。是以她不得不用假名為筆名（她的真名是 Netty Radanyi）。她最好的小說都在流亡期間寫的。「冤魂遠足記」便是其中的一篇。其中成功地運用了現代技巧，使她成為現代德國的一流作家——為東西德的人所一致推許。她利用時空交疊的手法，將墨西哥與納粹德國，過去與現在一起交溶，提出她對希特拉的控訴，道出了整個德國的悲劇。墨西哥正是她流亡的地方。但她最近的作品——長篇小說「決策」——顯然沒有過去的光華，論者認為，這不單是因為她年老，而是那裏的教條色彩糟蹋了天才。

「自由區」的作者琥珀·費希特，是本書最年輕的德國作家。完全屬於戰後的一代。是以他描寫「自由區」，亦不帶有任何政治的氣息，講述戰時士兵，也當然與上述包切特、波爾等人不同。主角無緣無故的自殺了，是什麼原因？是生活上壓力，對生命的厭倦，或僅為戰後虛無主義的附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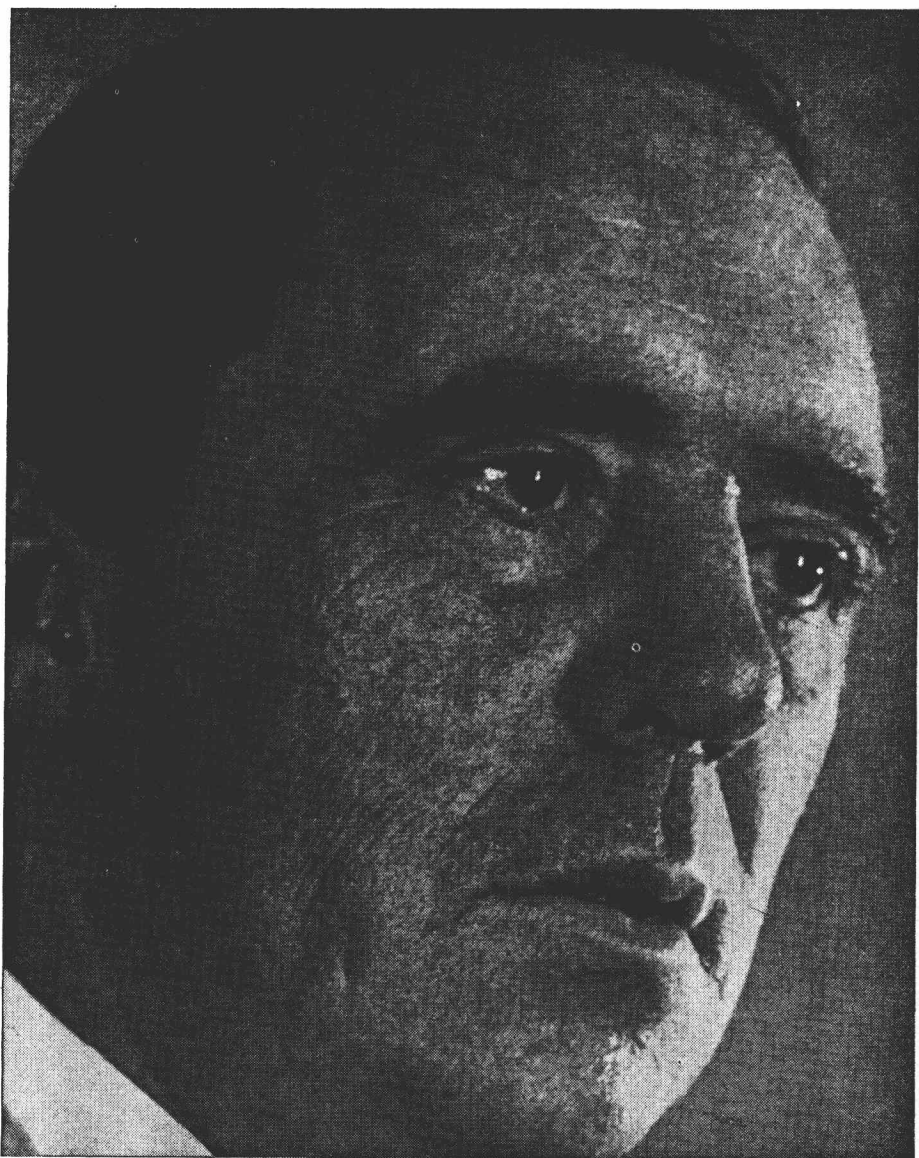
大多數德國現代作家，都着意於創新，在文體上真是有如百花齊放。批評家華爾特·詹士說：「這是一間文體的陳列館，作家可以隨意檢拾。」在西德目前自由的氣氛中，這亦是順理成章的現象。在內容方面，更多的作家，主要還是以描繪過去、警惕現在，以及反法西斯為任務。戰爭已經過去了，但他們恐懼法西斯傾向的復甦，所以不遺餘力的抨擊納粹主義。有人批評他們這樣做是自揚家醜，然而這正是他們自覺的任務。過去的創痛太大，海力希·波爾說得好：「祇要有一個創口還在流血，戰爭就還未過去。」



瓦夫勒·包切特
Wolfgang Borchert



馬莉露依斯·卡瑟尼茲
Marie Luise Kaschnitz



海力希·波爾
Heinrich Boell



瓦夫底特律希·史怒勒
Wolfdietrich Schnurre



馬丁·瓦爾斯
Martin Walser